“版”与“板”考辨

付佳怡，王　淘*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版”和“板”作为音同形近的汉字，使用场景相似，这两个字的混用现象很早就出现了，《说文解字》中却只收录了“版”字。在近代汉语阶段，基于上古使用的内在倾向开始显著分化，而在现代汉语中，“版”与“板”又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对两者的明确区分与深刻理解成为汉语教学的难点之一。

关键词：版；板；考辨；异体字；对外汉语教学

收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8 日　　**中图分类号：**H021

通讯作者：* 王淘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A Comparative Study of “版” and “板”

Jiayi Fu, Tao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Abstract: As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sound the same and are visually similar, “ 版 ” and “ 板 ” are used in similar contexts,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eir interchangeable use emerged very early on; however, the *Shuowen Jiezi* only includes the character “ 版 .” During the Modern Chinese period, based on the inherent tendencies of Archaic Chinese usage, a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began to emer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版” and “板” have developed distinct functions, and clearly distinguishing and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two has become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Keywords: 版 ; 板 ; etymological analysis; variant character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一、“版”与“板”源流考

版，《康熙字典》解释：读音为“補綰切，丛音昄。”时，築牆版也；名籍也；鉼金，通作鈑；笏也。读音为“蒲限切，音阪。”时，戶籍也。将版的含义总结得较为完整[1]。而在秦汉时期，《说文解字》载：判也。从片反聲。即剖分木板之义[2]。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片也。舊作判也，淺人所改，今正。凡施於宫室器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3]。“版”被解释为用作建造宫室的木片，亦可确定与板互通。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未收录，《玉篇》最早解释“板”的本义，释曰：“板，片木也[4]。”

值得注意的是，已知最早记载“版”与“板”字的文献都是《诗经》，那么为何许慎为何在《说文解字》中未收录“板”字呢？

《说文》对字的解释，主要侧重于字的本义。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源[5]。”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明确其编纂宗旨为“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在稽考有据的基础上撰写自己的解说，并以此理清群类以分别它们，剖解谬误，启发学者，通达文字的妙义，主要基于对文字构形理据的分析和经典文献的使用情况，并非有闻必录。

许慎对正字的认定，主要考量以下因素：一是构形理据是否符合“六书”原则；二是是否见于经典文献；三是是否为当时通行标准用字[6]。从这三个角度考察，“版”字完全符合许慎关于正字的标准：首先在构形理据上，“版”字明确遵循了“六书”中的形声原则，“从片反聲”；第二，文献

证据层面，“版”字早在许慎之前的经典典籍中就已频繁出现并承担重要义项，例如《周礼·天官·宫伯》记载“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玄注：“版，名籍也”，而《左传》“陈人城，版队而杀人”的记载，以及王充《论衡》所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都充分证明“版”的通行程度。因此，许慎将“版”确立为正字，是严格遵循理论框架，综合考量文字构形规律、经典文献佐证和用字实践的必然结果。并且从形义关系看，“版”从“片”更能体现其“剖木为版”的造字本义，这可能是许慎不视“板”为表示“木板”义正字的重要原因。

根据许慎对字头的选定“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的原则，虽《诗经·大雅·板》有“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之句，但汉代毛亨传云：“板板，反也。”唐代孔颖达疏进一步阐释：“《释训》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义”。汉代经学家将“板板”解释为“反也”，说明他们认为此处“板”是假借用法，表示反常之意，并非其字形显示的意义。

许慎在《说文》中明确提出了“重文”概念，但对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板”字，他既未在木部收录，也未在片部“版”字下作为重文列出，这一现象颇为特殊。《说文·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十一字。”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认为《说文》重文范围有三：一为无部可入之字；一为偏旁相同之字；一为声意不合之字[7]。“板”从“木”，“版”从“片”，偏旁并不相同，也有明确的部属可归，显然这三个条件“板”字皆不符合。

《说文》木部收字具有明确标准，即其本义必须与树木或木材直接相关。具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树木种类名称，如松、柏、梅等；二是树木组成部分，如本、末、枝、根等；三是由木材制成的器物，如床、机、柜。然“板”字虽从木，其本义却与“版”相同，皆指经过加工的木板，而非自然状态的树木或加工过的木材。

许慎未收“板”字，一方面体现了许慎对文字本形、本义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说文》的时代局限，从后世文字发展看，“板”字逐渐取代“版”表示木板的趋势，印证了文字经过发展的实用化走向。

宋代《广韵·上声·潸》明确记载：“板，上同（版）”，说明“板”已被视为“版”的异体字[8]。这种变化反映了文字系统自身的动态调整。正如王平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是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古在俗体，今之正体；今之俗体，后之正体。汉字的演变由规范到变异又到新的规范和变异，每次的规范都使文字趋向简化易别、便于使用[9]。”

二、上古汉语“版”与“板”的混用现象及内在倾向性

正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所揭示，“板”与“版”的诸多用法相似。例如，在记载与“筑墙”有关的文献中，“版筑”一词是标准写法，《孟子·告子下》所载“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此处的“版”指的正是筑墙时用以夹土的木板。然而，在后世的文献传承与民间书写中，此词亦常被写作“板筑”，如汉代刘向《说苑·建本》中提到“板筑以时，无夺农功。”，引申为“土木工程”义。《左传》中有“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也有“平板榦，称畚筑”，此处的“版”和“板”都表示筑墙的夹墙板。再如《韩非子》：“铸十版之墙”《战国策。赵策一》：“城下补沉者三板”，“版”与“板”皆引申为“墙的高度”。同样，在指称书写用的木牍时，虽《说文解字》以“版”释“牍”，谓之“書版也”，但在实际使用中，“板”亦可承担此义，如《南史·谢灵运传》载“发兵自防，露板上言”[10]。甚至在形容人固执不知变通时，本源于铸钱工艺的俗语“版版六十四”，也存在着“板板六十四”的通用写法。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汉语发展的早期阶段，“版”与“板”处于混用状态，其语义边界并不清晰。

诚然，在上古汉语中，“版”与“板”在表示“木板”这一核心义项上存在交叠，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没有区别。

“版”的核心内涵在于其“功能化”特质，它所指代的，并非泛泛的木料，而是分开的、有特殊用途的构件。以《诗经·大雅·绵》“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为例，此处的“缩版”指用绳子捆木板，为两层，中实土为墙。正因如此，“版”很自然地延伸指代其他具有特定功用的木板，

如《周礼·天官·小宰》中“听闾里以版图”的“版”，郑玄注为“户籍”;《管子·宙合》“修业不息版”亦同此理,用于表示古代书写时候用的木片。其认知焦点,始终锚定于“版”作为“功能性部件”的属性。

相比之下，“板”则更强调木材本身的物质属性与“木板”这个整体性概念上，而非其作为材料的特性。《诗经·秦风·小戎》“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中的“板屋”，依毛传释为“西戎板屋”，意指用木板建造的房屋。这里的“板”，它强调的是建筑的材料，并不特指某一种像“版”一样具有独立功能的木构件，因而更倾向于指代“木板”这一物质类别本身。

三、近代汉语中“版”与“板”功能的分化

许少峰《近代汉语大词典》中所记录“板”的义项，共四项：做棺材的木料；乐器；面色严峻冷肃；吴语中表示一定，且收录有关“板”的词语多达 27 个。而“版”仅一个义项：名籍、注册，所收录的唯有“版图”一词[11]。这两个词词条数量的悬殊差异直接反映了“板”与“版”在近代汉语中使用场景和生命力的不同。“板”拥有 27 个词条，且多出自元曲和明清小说的人物语言，这表明它已深度融入当时的口语系统，成为一个活跃的、能产的常用词，证明了“板”一词在近代汉语时期，已经完成了向“口语核心词”的转型，元曲与明清小说作为当时市井文化的代表，其人物语言是当时活生生的口语的真实镜像，因此，当“板”字频繁出现于这些文本的对白与叙述中时，意味着它已深度渗透于社会各阶层的日常交际。“板”字不再仅仅是一个指称“片状木材”的静态名词，而是在丰富多彩的日常语境中，滋生出新的义项，“板巾”、“板扉”、“板凳”等生动形象的、充满生活气息的词，通过文学作品的记录与传播，让我们看到“板”的义项变得丰富。

同样，这些文学体裁也推进了“板”字义项的抽象化与情感化进程。小说追求生动性，惯于将具体物象转化为人物神态与性格的描摹。于是，“板”的物理特性——平整、僵硬、不易弯曲，被巧妙地挪用至对人的刻画，从而催生了“板板儿”、“板腐”等一系列形容表情冷峻、性格固执的形容词，极大地拓展了其应用范围。

相反，“版”仅有“版图”一词被收录，说明其在近代的日常口语中适用范围相对狭窄，主要保留在“名籍”、“图册”等较为专门和书面的义项中。这样的差异绝非偶然，而是延续了上古汉语两个词内在的倾向性，“版”字更侧重有特定形制和功能的器物，如筑墙之版、户籍之版，而“板”则因其泛指和整体的倾向，适应了近代俗文学的需要，获得了更强的构词能力，并通过在元曲、小说中的高频运用，发展出丰富的义项和大量的派生词，最终在近代词典中留下了远胜于“版”的鲜明印记。

近代汉语的“版”与“板”之义项开始出现分化。“版”字“有特殊用途的片状构件”这一特质得到延续，从《周礼》的“版图”，到后世的“户版”、“名版”，“版”始终指代那些承载着制度信息的特定木牍。

但“版”在上古汉语时期“片也”的义项却逐渐被“板”取代，“板”字沿着早期“整体性物质材料”的倾向，走向了基本意义的强化和抽象化。《诗经》中“板屋”的“板”，指建造房屋的木质材料整体，强调其内在材质，近代汉语中的“板凳”、“板斧”、“板刀”等词，完美继承了这一逻辑。在这些词中，“板”并非特指某个精巧的部件，而是点明了该器物整体的核心材质和基本形态——即由木板制成的凳、门、斧、刀。除此之外，“板”的“片状”意义得到强化，所指代的事物皆有扁平的物理特质，如“板扉”、“板榻”、“板屉”等词。另外，“板”字使用领域的日常化，使其在建筑、工具等方面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除语义分析外,对于“板”取代“版”的“片也”这一义项，还应当考虑汉字形体演变的因素。“片”在《说文》中被释为“判木也，从半木”，字形本身就是“木”剖开的一半，这固然精准地体现了“剖木为板”的造字本义。然而，随着汉字的发展，在隶楷阶段，“片”作为“半木”的构形意图对于书写者而言已变得不甚清晰。相反,“板”字从“木”,其表意功能十分稳定，任何人一见便知其与“树木”、“木材”相关,因此,人们需要书写一个表示“木料”义的词时，“板”则更具有优势。

另一方面，“板”从其物理属性出发，逐渐抽象化。近代产生的“板僵”、“板脸”、“板齿”、“板肋”等词，都是将其物质特性投射到对身体、神态

乃至性格的描述上，极大地拓展了其所指范围。

尽管近代汉语时期的许多词在现代已不再使用，但这一时期却对两者现代汉语意义的分化有着重要意义，使两者内部的指向越来越清晰，为两者现代汉语的分工奠基。

四、现代汉语中“版”与“板”的规范

“版”与“板”在现代有了明确的分化和专指。这一过程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上古时期的内在倾向经过近代的拓展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最终定型。现代汉语中的“版”与“板”已形成了一套严整的区分系统，这套系统既继承了其内在发展规律，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需求。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关于“版”字的释义有五：①上面有文字或图形的供印刷的底子；②版本；③量词，书籍每印一次为一版；④量词，报纸的一面叫一版；⑤筑土墙用的夹板。而将“板”字释为：①片状较硬的物体；②专指店铺的门板；③黑板；④形状像板子的；⑤打拍子的乐器；⑥节拍；⑦呆板；⑧硬的像板子似的；⑨露出严肃或不高兴的神情；⑩纠正[12]。

在日常语言使用中，“版”与“板”是一对常容易混淆的字。明确它们的语义和使用环境的不同，对区分这两个字有着重要意义。用义素分析方法来区分两者意义。“版”——【+用于复制】【+承载信息】【+部分】，这几个语素贯穿“版”的所有现代用法之中。作为“上面有文字或图形的供印刷的底子”，“版”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复制功能，是内容的载体，更是信息传播的媒介。而作为量词用于“书籍印一次“或“报纸的一面”，“版”依然保持着与“信息复制”、“部分”的关联。语义指向的统一，使“版”的应用范围严格限定在出版、印刷、信息技术等特定领域。

与之相对的是，“板“的现代义素——【+片状物质】【+木质】【+不变化】。这三个核心义素相互关联而又各自发展出不同的语义路径。“片状物质”是“板”最基本的物质属性，由此派生出指称各种片状材料的词，如“木板”、“钢板”、“玻璃板”等。“木质”义素则推动“板”向具体器物领域扩展，形成“黑板”、“白板”、“案板”等一系列日常生活用品。“不变化”这一义素的发展，又将“板“的物理属性抽象化，催生了“呆板”、“刻板”等描述性格特质的词汇，以及“板着脸”这类描述表情的生动表达。

在现代汉语的实际使用中，“版”与“板”的区分遵循着一条清晰可辨的逻辑界限：当涉及信息复制、文化传播、制度规范等时，必定选择“版”；而当指称物质材料、实体器物或修饰人的性格、状态时，则必然选用“板”。这一区分规律在“再版”与“模板”这两个易写错的词中得到充分体现，“再版”的重心是信息的复制与传播，完全契合“版”的语义特质，因而绝不会误作“再板”。相反，“模板”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复制功能，但其本质是一个具有特定形状的实体工具，强调的是借用一种物体的物理形态来塑造其他物体，因此正确写法是“模板”而非“模版”。

将现代汉语置于汉字使用的历史发展中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版”与“板”的演变如何体现着语言自我优化的内在规律。现代“版”使用范围的固定，可以视为上古时期“功能化特质”的极致发展。从《周礼》中的“版图”到现代的“出版”，“版”始终保持着功能性特征，只是在现代社会中，集中体现于信息复制。与此同时，上古“板”的“整体性木质材料”特征在现代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展开，从“板屋”到各种“板”制器物，再到引申出的抽象意义，“板”的语义网络呈现出扩展状态。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化。在数字时代，“版”的语义进一步虚化，从实体的印刷底版延伸至虚拟的“软件版本”、“网站版面”，其“信息载体”的内涵愈加突显。而“板”则在新材料科技中继续保持其物质性本质，“电路板”、“光伏板”等新词不断涌现，证明其作为指称片状材料的基本功能依然稳定。现代汉语中“板”与“版”语义的固定和明确的边界，恰恰证明了其分化已臻于完善。

五、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板”与“版”这一组字形相似、语义相关的字词确实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由于二者在构词结构具有相同的声旁“反”，且均与“片状物”的概念相关，会造成留学生对这两个词语在认识上产生趋同性，然后将这两个词义做等同处理[13]。

这不仅体现在书写层面，更直接影响其词汇习得的准确性与语言运用的得体性。因此，对“板”与“版”进行系统的词义辨析，并追溯其语义演变的脉络，对于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使用汉语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汉字源头出发进行辨析，是帮助留学生明确汉字本义，并与其他义项建立联系的有效途径。通过引导学生，他们能够认识到，“版”从“片”，其本义与“剖木为片”的加工过程及由此得到的功能性构件相关。这种功能化的特质一脉相承，使其在现代汉语中稳固地占据了与信息复制、文化制度相关的语义场。通过源流的追溯，能够将看似孤立的现代词义转化为一个有机关联的网络，帮助学生从认知根源上理解二者的本质区别，而非机械记忆。

在教学实践中，针对留学生的常见偏误进行对比教学尤为重要。例如，学生常将“再版”误写作“再板”，或对“模板”与“模版”的规范用法感到困惑。此时，教师可以运用前述的方法对语义进行阐释，明确该词的使用范围，通过此类高频、典型的案例对比，帮助学生能够清楚二者的区分规律。

本文示范了一种对外汉语词义辨析的教学方法，即通过追溯字源、厘清演变脉络来揭示词语的内在逻辑，从而将留学生的词汇学习从被动的记忆负担，转变为主动的认知建构，提高汉字书写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张玉书等：《康熙字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653 页。

［2］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73 页。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270 页。

［4］顾野王：《玉篇》（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40 页。

［5］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第 2 页。

［6］鄭柳君：《<說文解字注>第十二、十三篇“今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22 年，第 1 页。

［7］王筠：《说文释例》卷 6，第 233 页，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 年版。

［8］陈彭年：《广韵》（钜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86 页。

［9］王平：《<说文>重文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5 页。陈彭年：《广韵》（钜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86 页。

［10］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第 274 页。

［11］许少峰：《近代汉语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1 页。

［12］《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34 页。

［13］冯馨培：《对外汉语教学词义辨析的对象和原则》，亚太教育，2016 年。

作者简介：付佳怡（2006–），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王淘（1990–），男，回族，陕西绥德人，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近代汉字。